

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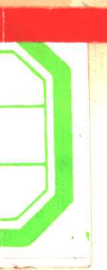
2000

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

年选系列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说



2000 小说

年 选 系 列

漓江出版社

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

中国作家协会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说

2000 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

《小说选刊》选编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广西地质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5.625 字数 392 千字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印 数:30 001—40 000 册

ISBN 7-5407-2665-2/1·1609

定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编者的话

生活中常有出人意料的事。1997年漓江出版社和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一起策划这个“中国年度最佳小说”项目时，我们对它的成效估量，把握还不大，因为每年都有多种版本的年度小说选集。谁知它出版后很受欢迎，发行量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。这样的结果，自然增强了我们的信心，也大大激发了漓江出版社的勇气。他们很快就与有关高资质的部门协作，接连出版了中国年度最佳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，目前已形成一个系列，一个集年度文学佳作之大成的文库，一个获得好评的图书品牌。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行。对此，我们也感到欣慰。

以往我们编年度选集，都是以作品的原发时间为限，而有时到选集发稿期，由于有些刊物我们还没有收到，就可能出现遗珠之憾。读者对此既表示理解，又建议我们不妨将一些值得入选的“遗珠”，放在翌年的集子中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，我们今后都将这么办。这套2000年度选集中，便有几篇作品，如张贤亮的《青春期》、叶广芩的《醉也无聊》两个中篇和林深的《精弟》等四个短篇，属于1999年度的作品。

当我们回顾2000年中、短篇小说的创作时，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。一方面，我们为不时遭遇平庸寡味的作品而扫兴；另一方面，

又为间中还读到有吸引力的好小说而愉悦。可以说,今年小说创作的年成虽仍未尽如人意,但亦有一批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,尤其是中篇小说。

今年我们随手可以列出一批为较多读者认可的篇目,中篇小说如毕飞宇的《青衣》、邓一光的《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》、池莉的《生活秀》、衣向东的《吹满风的山谷》、王蒙的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》、邓友梅的《陋巷旧闻录》、关仁山的《平原上的舞蹈》、王瑞芸的《戈登医生》、陆涛的《都不是外人》和方明贵的《雪村》等,短篇小说如林斤澜的《“跳”》、苏童的《遇见司马先生》、张洁的《.COM》、阿成的《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》、冯骥才的《俗世奇人》、徐怀中的《或许你看到过日出》、莫言的《天花乱坠》、刘庆邦的《信》、史铁生的《两个故事》和黄燕萍的《又见榷子红》等,都是各具深意和特色的佳作。相信读者们读过这些作品和这个选集中的其他篇目后,会与我们一样地感到高兴。

这些作品,其选材的广泛性、视角的独特性和艺术手法的多样性等自不待言,更可贵的是在表现时代、社会、人物和人际关系时,所展示的思想与艺术功力。它们让读者从有趣的阅读中,满意或比较满意地看到了纷繁的世界,苦乐的人生,曲折的故事,生动的场景,感人的情状,深刻的事理,精雕的形象,复杂的心态,鲜明的个性和人性的多面性,并从中获得有价值的人生经验与道德的升华。这样的作品,既承存着我国优秀文学的传统,也或多或少地显露出作者们新的审美创造与追求,体现了我国文学健康发展的方向。

我们希望,活跃在新世纪的中国作家们,沿着我国文学发展的健康之路前进,踏实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写出更多适应新时代的、丰富多样的、为广大读者欢迎的好作品。

《小说选刊》杂志社

2000年12月

目 录

编者的话	(1)
多年以前	邓一光(1)
“跳”	林斤澜(23)
遇见司马先生	苏 童(28)
.COM	张 洁(39)
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	阿 成(62)
俗世奇人	冯骥才(76)
或许你看到过日出	徐怀中(91)
天花乱坠	莫 言(100)
信	刘庆邦(110)
两个故事	史铁生(123)
蝥 蝥 蝥	毕飞宇(133)
说 说	彭见明(146)
又见榿子红	黄燕萍(157)
最后一名猎手和最后一头公熊	叶 楠(184)
长发的梦想	残 雪(200)
王树的大叫	王方晨(211)

准备好了吗·····	戴 来(230)
马凯的钥匙·····	津子围(241)
二分之一的傻瓜·····	夏 商(254)
远去的粉蝴蝶·····	刘云生(264)
小青驴·····	石舒清(279)
地铁台阶上的赤脚医生·····	老 虎(290)
夏天的羊脂玉·····	温亚军(302)
河上的诱惑·····	王愈奇(313)
精 弟·····	林 深(324)
老人和鱼·····	郝 炜(334)
无奈亲情·····	孙春平(349)
历途命感·····	了一容(367)
开花的牙·····	郭文斌(377)
大草滩·····	王新军(393)
瘰 沟·····	柏 原(404)
十三不靠·····	尹丽川(414)
药 膳·····	于雷娃(426)
西厢记·····	墨 生(439)
关于狗的抒情方式·····	于晓威(461)
出租车司机·····	薛忆泓(470)
病 人·····	朱文颖(477)
附 录·····	(494)

多年以前

邓一光*

“写不下去不要硬写，到生活中去，那里有丰富的创作源泉。”廖希铂坐在办公室的那一头，突然这么对我说。

廖希铂的话让我吃惊。他坐在那里，手中捧着一杯刚沏的热茶，慢慢在品。茶是上好的茶，是苍条寻暗粒、紫萼落轻鳞的蒙顶。诗人说，扬子江中水，蒙顶山上茶，这两样廖希铂此刻都有了，一起握在手掌中，人靠在椅子圈里，怡情养性地啜着，有一种“两腋清风生，我欲上青天”的神仙风范。

廖希铂喝茶很讲究，是韶峰嫌淡、银毫嫌艳的讲究，讲究到让人起鸡皮疙瘩的地步。局里凡是喝茶的人都有点怕他，都知道他在茶经方面是个杀手。每到清明谷雨前后，廖希铂就让人胆战心惊，他从什么地方过，隔着两丈远，突然站住，翕了翕鼻子问人：“明前龙舞？”或者说：“麻姑？”那人或那人就心里发虚地掩紧抽屉，下意识地点头，然后又慌忙摇头。廖希铂已经走开了，脸上淡泊如末道

* 邓一光 1956年生，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。主要作品有小说集《孽犬阿格龙》、《红色贝蕾帽》，中篇小说《父亲是个兵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诗集《命运风》等。现为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。

茶汤。

据我的观察,现实生活中,廖希铂其实是个有原则但也很随意的茶客,他是茶布衣而非茶君子。有时候企业到局里来请创作室的,他帮他们看看本子,街上的茶叶店里随便买上两斤茶,或者区县文化馆站的人来了,带一包地产茶来孝敬他,只要是新茶,他都接着,嘴角露出一抹平静的笑容来,是谢送茶的人,连着茶也一并不嫌弃。遇到一时没茶了,找人讨一撮,无论瓜片还是火青,只要是绿茶,只要干净,他也都能凑合着喝,从不挑剔。只是在面对了茶中上品时,他的挑战性才来了。也不激烈,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评价,立刻把茶主人批判得恨不能揭开茶叶筒的盖子钻进去,把自己和那些丢了名分的茶一起埋起来。

廖希铂淡泊地说:“雾少雨多,龙舞张狂。”

或者他简练一点,说:“洞气足,麻姑浊。”

我一上班就趴在桌子上写我的剧本,写了一大堆纸,都撕了,痛苦得要命。调到文化局半年了,挂了个创作员的招牌,局里要我尽快进入角色,拿本子出来。我先熬了几个夜,写了两个话剧小品,送给局里看,局里不满意。我又发奋图强,苦干了两个月,拿出一部电视连续剧脚本,局里仍然不满意。领导最后索性对我直说了。领导说,小品是小儿科,说得好听,叫繁荣舞台艺术,说得不好听,那叫眼药水,说得再不好听,那是给文艺晚会提鞋呢。至于电视剧本,鞋倒不是了,是枕头,但那不是文化局的枕头,换句话说,不是文化局的本行。“国家养着我们,大小给了我们一块政府职能部门的牌子,国家要的是戏。”领导这么说。“我们不能把自己弄贱了。”领导还说。

领导这么说了,我只能端正态度,把创作方向转到戏剧上面来。我考虑了两天,打算创作一部新编历史剧,用传统鼓词里罗成后裔的那段故事,写忠良遭谗害、好汉御外侵的事。提纲拿出来了,选题开了论证会,局里上下都觉得这个想法不错,创作室胡主任要

我尽快拿出本子，可是一连过了几天，我的写作陷入一种无头绪的状态里，别说唱词了，连这出戏怎么开场我都没能想出来。我觉得自己的状态糟糕透了。我想我才四十岁呀，还不至于得老年痴呆症吧？

我的吃惊不在于廖希铂手握扬子水蒙顶茶的威风，也不在于廖希铂的布衣茶杀手身份。我不喝茶，只喝白开水，如果碰上兜里有了钱，我就喝可乐，一喝两三箱，喝得脸像非洲人。廖希铂在茶这方面造诣成什么样子，也不可能对我说“无踪无影，白水暧昧”。或者他再简练一点，说“配方贼，可乐诡”。他就是说我也不在乎，他能把我怎么样呢？

我的吃惊是廖希铂一向不对谁的剧本创作提出任何方式的意见，而现在他却对我提了。

我来文化局半年时间了，和他同在创作室里做同事，平时也偶有交谈，都只限于天气或读报体会之类，从来不提创作上的事。他不但不提创作，他自己也不写一个字。他每天早上准时来创作室上班，扫地，抹桌子，打开水，坐下来看报纸，研究一下棋谱，然后回家，闲云野鹤，日子很有规律，惟独没见他在稿纸上写过什么。我来文化局的时候，领导就对我说了他的情况。当然领导也没有明确地说，是我自己听出来的。领导要我向老编剧们学习：“你们胡主任，她是老资格的剧作家了，她在延安时期就写剧本，写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好本子，她的作品教育了整整一代人。你们老黄，是我们自己建国以后培养的第一代编剧家，全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，在戏剧创作上是权威，经验丰富得你能学一辈子。你们小张，别看他年轻，有时候有点骄傲，可八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，哪一项都被他拿回来过，他这种成绩，再骄傲一点我看也没有什么。”我虚心地听着，我想我该继续虚心下去，就提醒说：“还有老廖呢，不是还有一个老廖吗？”领导愣了一下：“老廖？对对，还有一个老廖，他是你们副主任，是个老同志。”领导的话到此为止。

后来的事是我自己打听出来的。

廖希铂在创作室里资格很老，除了胡主任，再没有谁能超过他。他不但资格老，而且才华横溢，年轻时写出过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本子，被称做武汉戏剧界的“八绝”之一，而这“八绝”中，无论是胡主任、老黄还是小张，无论他们怎样地老资格、权威和骄傲，都没有进入其中，可见廖希铂当年的才气和名气是双响的，远远超过了他的同事。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廖希铂不再写剧本了，他开始喝茶。他喝茶，并且说一些“雾少雨多，龙舞张狂”、“洞气足，麻姑浊”之类的话，让人认定他或是松懈了，或是消极了，要么干脆就是江郎才尽了。我到创作室后，发现室里的人都不大和他交往，他也不大和室里的人交往，大家对他很冷淡，他对大家很淡薄，有点像宁红与铁罗汉的关系，或者玳玳花和普洱的关系。我初来乍到，不说战战兢兢，确实是个半道出家的新手。我也不敢说把九十年代以后戏剧界的大奖全拿回来这样的大话，但既然领导把道路指明了，我也不能把自己弄贱了，也不能只是弄弄眼药水提鞋子之类的话，也得像模像样弄两个本行的枕头出来。我想有一个好的写作空间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不愿去涉及别的人事关系，自然也淡化着，好比是杀青时的叶子，不管锅也好，槽也好，瓶也好，总之是要有个合适我成为茶叶的环境。

我已习惯了和廖希铂之间的那种淡泊，他今天突然对我说了那样一番有关创作上的话，而且很慎重，当然会令我吃惊。

我放下笔，让自己从稿纸上挣出来，空出手，把头发弄乱。我说：“老廖你说的是老话，这话我从小就听过了。”

廖希铂说：“不光你听过，大家都听过。听过是一回事，谙熟个中是另外一回事。我知道，你在人物上卡住了，你对人物的了解是个空白。”

我不服气地说：“我了解他们。我读过全本《粉妆楼》。”

廖希铂笑了一下，有点像银针初开的样子：“我说的不是人物

的生活背景和经历,那种场景和故事的了解并不困难。我说的是人物的身份感和心理活动。比如罗灿,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,他为什么会那么去做——不是他怎样去救祁巧云而是他为什么会和权奸沈谦结怨,不是他为什么会去勾栏之地而是他眼里的朝廷和天下为何物,不是他出身名门与匪为道的委屈而是他为什么会流着泪水放声大笑。我说的是这个。”

我有点感到沮丧。廖希铂说得对。这个老家伙一针见血。我的确不了解。我的问题正出在这里。好比我是拿着矿泉冲龙井。我想这样的水多好啊。我不知道矿泉水太洁净了,它没法对付龙井这样的茶叶。我想让人们有一次绝上的品茗机会,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
“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?我反正是黔驴技穷了。”我把头发弄得更乱说。

“熟悉生活,”廖希铂干脆地说,“只有生活才能给你提供创作的源泉。”

“怎么熟悉?我不可能回到唐朝去,我就是想回去也回去不了。”我说。

“生活是相对的,任何生活都有借鉴性,都是触类旁通的,朝代只是时空概念。”廖希铂说,“你到市井中去走一走,去茶馆里喝喝茶,去里弄寻寻古旧。”他笑了笑,“甚至你去追追小巷里的小姐,那都会给你带来无穷的创作契机。”

我对他的建议很感兴趣,尤其是最后那一条。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:“去哪儿呢?”

廖希铂从他的圈椅中站起来,走到茶几旁,旋开杯盖,注满水,把暖瓶放回原处,回到位子上去。“后城街。”他说。

我哑然一乐。

我不是武汉人,但我知道后城街,那是个卖石头和小土铲的花鸟市场。

硬着头皮又写了一周,终于没写下去,我开始考虑廖希铂的话了。

我先问了小张。小张拿疑虑的目光看我,很警觉地问我打听后城街的事干什么。我老实告诉了他前因后果。小张吃了一惊,说,老廖要出山收徒了?我问这和出山收徒有什么关系。小张不说,只是有些口气酸酸地说,老廖说的没错,去后城街看看,你他妈会受益无穷的。

小张的话和廖希铂一样,没头没脑的,让人怀疑。这反而使我下定决心去后城街看一看。

我对武汉的情况可以说相当不熟,有时候我得向外地人打听从武昌去汉阳应该坐哪一路公共汽车,或者彭刘杨路在什么地方,起义门在什么地方,我总是被这种缺乏主人翁精神的状态弄得很没趣。在去后城街前,为了心中有数,我去武汉市图书馆,找了一些有关后城街的文史资料翻阅了一下。

以下就是后城街的资料:

清同治三年,汉阳知府钟谦钧知县修筑半圆形城堡,从礄口至一元路,全长十一华里,用作防洪和抵御捻军。光绪三十一年,张公堤修成,替代汉口老城堡,旧城堡拆除,沿城基修成汉口的第一条近代化马路,名为后城马路。北伐战争后,后城马路改名为中山路。晚清以后,汉口商业中心逐渐从汉水沿岸和汉正街向租界附近的中山路转移,一时建起了南洋大楼、水塔、大清银行、汉口总商会、初开堂等高层建筑,到三十年代,中山大道繁华极度,惹得四海权贵富贾都往汉口中山路来,当年宋美龄曾专程到中山路,一游其繁华盛景。

后城街,位于中山大道东段,原是老后街马路的起点。光绪二十五年,英国强行扩展租界辖区,后城街被划入租界内,成为银楼和住宅一条街。这条街上当年住着的全是洋人、买办和皇亲贵族,

北伐之后，洋人被赶走，换了军阀和权贵富贾，汉口沦陷后又换了日倭和汉奸，抗战胜利后再换了国民党高官和另一拨支持国军的洋人，直至一九四九年。

看过资料，我一下子就明白廖希铂的意思了。后城街不是一般的地方，那里藏龙卧虎，遗珠匿玃。往街上一走，谁也保不定撞上一位，会是什么样的历史角色。或者随便一位提笼架鸟的老头，正是人们以为早就消失了的最后的满清遗老；或者随便一位当街洗涮的男人，老婆在身后唠唠叨叨声都不敢吭，此人正是当年风光一时的“血花市场”老板的孙子；甚至一位受了气的胖女人，穿了大裤衩子，手叉了腰，头上鸟窝似的戴满了卷发器，在巷子口唾沫横飞地破口大骂着，她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名震江南江北的中原第一青衣云娘本人呢。

我就去了。

后城街不长，约莫一华里路，下至江堤，上至中山大道，其间蚕吃过的桑叶似的，经纬出一些小巷子。街旁种着整齐的阔叶梧桐。梧桐都是百年以上的梧桐，年轻的也有几十年历史了，长得干粗枝壮，丝毫不见颓败。建筑大多是租界时期的老建筑，既有浪漫流动的英国文艺复兴风格的，又有纤巧精细的德国巴洛克风格的，还有有条不紊的俄罗斯古典主义风格的，不管哪一种风格，建筑一律很讲究。还有一点，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，它们很结实。

后城街在经济复苏后期，被政府开辟成花鸟一条街。这个消息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。我最开始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，总觉得和经济复苏不怎么协调，有点颓废气，或者说怀旧心态，是没有被商场大潮逼急，还想留一点羞羞答答的老家当下来。现在一看，我的观点改变了，反倒觉得这里要不是辟成博物馆，弄花弄鸟弄犬弄龟倒是挺合适。只不过我还有进一步的提议，龟不用玻璃瓶子装着，让它们在梧桐树下乘凉，想去江里游游泳也行；狗不用皮带拴着，放

开它们爱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,要跑到江堤上去对着来往的轮船叫也别拦它们;花不必养在钵子里,直接就种在街道上,让它们随着大堤外吹来的江风招摇;鸟儿也别拿鸟笼来装着,放出来,让它们自由自在地飞,飞成大家的,不要人群中走出来一个乡音未改的阔佬,上数两代也许正是打鸟易米出身的,如今鸟枪换了劳斯莱斯,拍出一张现金支票来,拎回家去自己冒充回归自然者,那就败了风景。

走进后城街不久我就发现,后城街里茶馆很多,差不多隔几步就有一家,这和这条街的整体风格不协调,准确地说,是和建筑不一致,让人感到什么地方有些不对劲。

没有头绪,我就先进了一家茶馆去喝茶。

我进的这家茶馆和别的茶馆不一样,是利用老建筑开的,不像别的茶馆,是新建筑。茶馆没有招牌,没有茶幌,好像自信茶若好了,招牌是不必要的,这也和别的茶馆不一样。建筑从外面看,总体上保持着哥特传统,但又注意细部上的处理,如卷涡、断山花、断檐、曲线、曲面,这样过多的装饰与追求光影效果,则完全是巴罗克的。但一走进去,我就更有点迷惑了,我的迷惑不是建筑,而是建筑里的家具。进门先是一架黄花梨木的碰头座屏,座屏两边是花架,上置奇松异桧,影墙上悬了几幅字画,看得出不是复制品。绕过座屏,四架三面透雕屏心镶嵌的六扇折屏围出几间雅座来,雅座互不干涉,围屏同样用的是黄花梨木,黄花梨木后,每间雅座都只一张方桌,椅子数把。椅是花梨木官帽椅,手艺饰而不繁,干净利落,沉甸甸的,生了根似的卧在那里。方桌就厉害了,束腰,仿竹节腿,霸王枨,长牙头,勾脚,深沉稳重,古雅静穆,颜色已黑了,竟是名贵的紫檀。这样的家具,分明是明朝的东西,且不是仿明的赝品,它们摆放在一栋哥特和巴洛克混合风格的建筑里,组成一间中西合璧的茶室,不知是一种暗示,还是一种故意的反动,无论是哪一种,都让人心里怪怪的,好像进了一处暗藏玄机的地方,有些神秘的激动。

我站在那里，呆呆的，有些灵魂出窍。幻觉中会有达官贵人、富室子弟、诸司下直、街司衙兵、僧道头陀、娼妓兄弟、卖伎之类进进出出，却没有。茶室里空空的，没有茶客。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，穿一身月白布衣短衫，挽了衣袖，拿一块抹布在那里抹着家具，大约是茶博士。柜台后一个同样上了年纪的男人，捧了一只珊瑚红开框茶碗，碗盖缓滢，借收音机里刺刺啦啦干扰声中的《柜中缘》，一口一口慢慢啜着茶，大约是掌柜。

那个像是掌柜的看见我，放了茶碗，招呼道：“客人吃茶？”

我说：“是。”

他回头对另一个男人说：“老百，待客。”

我就收回灵魂，活过来了，找了一处向街的方桌坐下，心想，果然是掌柜和茶博士了。

叫老百的男人过来，样子有点委琐，垂着手问：“先生想喝点什么？我们这儿茶齐备，叶子都新着，先生您要什么都行。”

我差一点就说出要一大杯可乐了。我把自己控制住，说：“什么都行。”

老百没动，满脸的褶子里堆着仙人掌一般的笑，说：“先生是等人还是消闲？”

我说：“这有什么关系吗？”

老百说：“有。先生如果约了人，您先来一壶老竹大方，清清口，定定神，待客人来了您再讲究，或者乌龙，或者功夫红，或者您是偏爱白茶的，那就来贡眉和白牡丹，也许您要黑茶，我们有普洱、六堡散、蜀边、湘黑和老青茶，您可以随便挑。如果先生是消闲，没有约客人，自己用茶，那您就得先说说偏口，我好侍候您。”

我一下子就窘了。只知道茶室是消停之处，如果说寻找人物和灵感是我来后城街的目的，那茶室就是打烊之地和驿站，是阵地前的掩体，人在驿站里歇着腿，在掩体里观察着，看见是目标了，饿虎抢食扑出去，或死缠烂打，或倾巢之下无完卵，哪里知道还有那么

多的讲究？要真知道了这些讲究，我还真不如买一大杯可乐，在街头猴蹲着，无非是个暴露的掩体而已，也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。

但既然进来了，我也不能退出去了，不就是一壶老竹大方吗？我总不能为一壶老竹大方吓破了胆吧？

我把头发弄乱，弄成伪装的样子。我说：“老伯，说实话，我不会喝茶，我也不等人，只是想找地方歇歇腿，你看我合适什么，你就给我来一壶什么吧。”

老百仍然不走，仍然是一副卑琐的样子，勾着身子，脸上笑容不变，说：“先生口紧，是清淡人，那倒更要讲究了，老竹大方反倒不合适了。要是不忌讳，我给您上一壶珠兰花茶吧，是出伏前我自己用上好的烘青和刚下枝的珍珠兰窰制的，老板前些日子送了客人，店里还剩下二两，我给您用木兰雨水沏上，保准不伤您的口。您看如何？”

我有点耳晕。我说：“行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老百去了，是退着去的。后间少顷传来淅沥的水响，大概是在净手。一会儿人回来，用托盘端了几样干干净净的茶点心，碟子盛着，在方桌上依次布好，又退下去。

我在官帽椅上坐了，抓一把南瓜子嗑，一边看街头走过的人。看一会儿，觉着身边有了人，回头一看，是那个掌柜的，还有他的珊瑚红茶盖碗。

他撩了一下长衫，在我身边坐下，说：“先生不是后城街的人吧？”

我说：“不是。”

他说：“先生是吃文墨饭的吧？让我猜猜。不是学馆里教书的，不是写字间里侍候笔墨的，不是广告公司做文案的，报社里遛马路的嘛，也不是。我若猜得不错，先生该是写书的。”

我心里有些暗暗惊讶，脸上不动声色地说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他笑了一下，说：“先生眉宇间有书卷气，坐时依着靠背，是习

